思有以補其闕商於元和尹共籌費四百八十金付
諸生營造之凡置銅爵三十三銅登一銅鉶八簠簋
二十四籩豆百燭臺二十四香爐十二燎爐一編鐘
十六編磬十六佾舞之衣三十六具琴瑟羽籥柷敔
鼗鼓等則先是諸生醵金置之由是禮樂諸器粲然
大備或曰孔子不云乎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
樂云鐘鼓云乎哉先聖王制禮作樂皆有精意存焉
非區區守其器而已也雖然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
下者謂之器道也者寓於器而後長存者也若謂執
乎器不足以言禮樂則舍乎器又何以知禮樂哉今

玆禮器既備他時舉春秋祀典籩豆有楚肴核維旅
樂具入奏神聽和平橋門觀聽者怳然如見洙泗之
遺風焉豈不盛歟是舉也長洲令俞公德淵倡其事
元和令王公有慶許公乃大助成之承造者諸生顧
家瑞徐昂尤覲宸楊珍陶亮采顧辰例得備書余伏
處里閈於諸生忝一日之長幸逢其盛敢記其事而
鐫諸壁以備後之人稽考云

滸墅文廟記

蘇州西北三十里而近其地曰滸墅有關焉國家稽察非常並征稅之所也明時司農遣其屬専掌稅務令制則以織造使者兼領之其地四方市舶鱗次兩厓閒烝人成聚烟火萬家雖在郊坰之外其景物繁昌與郡縣等明嘉靖九年户部員外郎方鵬司是關始於中津橋之北創立義學以教授生徒即於其地廟祀至聖先師歲時以祭歷今二百有餘歲不廢近歲其地士民因舊圖新議加修葺請於榷使阿公公首捐俸百金四民踴躍樂輸者雲集響應塗

茨丹雘次第畢舉土木之功既蕆重繕聖賢神位奉
安大殿又釐正兩廡從祀先賢先儒名位悉從今制
殿中懸
御書扁額殿後重建崇聖祠及方公祠又采形家之
言新建文星閣一座兩旁樹龍門鳳池門築泮池之
隄增高宮牆門外立官民下馬牌又考孝子及先後
登科第者榜其姓名於明善堂之楣制度大備略與
郡縣相埒是役也經始於嘉慶二十年仲冬之月朞
而告成諸生淩壽祺金晋陸廷燦等董其事凡用金
錢一百萬有奇嘗思聖人之道若日月之經天江河
之緯地日月光華炳耀六合而一微塵之細亦無所
不燭江河之水包兩戒絡九州而涓滴之澤必及於
物故宇宙間無往而非道即無往而非聖人之靈爽
所式憑也古者黨有庠術有序雖十室之邑必有學
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古之帝王所以崇禮教厚風
俗其意若此之盛也今
聖人御宇尊儒崇道臨雍講學而圜橋門觀聽者如
見三代之隆天下一郡一縣無不建有文廟設立學
官春秋享祀如禮文治之盛古今未有茲許墅僻在
一隅之地而彼都人士亦能崇廟貌修祀典青衿子

弟弦誦於其中俾觀者如身游洙泗之間此非風俗醇樸禮教昌明之效與是廟興修者屢矣均有舊記可考兹復志重修歲月於麗牲之石以備後之人考索焉

金壇縣重修儒學記

自釋老二氏之教興琳宮寶刹徧於中國竭土木之力輪奐莊嚴而學宮齋廡往往上雨旁風無人過而問焉豈斯人之心輕吾道而重異端乎亦無人振起之爾金壇在江淮間為彈丸之地自文襄于公以狀元宰相翊輔

聖皇文武兼資贊襄密勿而金壇遂為東南望邑然文襄既沒四十餘年無有人繼起者豈古今人不相及耶抑山川靈秀之氣一盛一衰與時消息也嘉慶二十四年盱眙戴君開文司教是邦見夫學宮頹廢

盡焉傷之告於邑令因舊謀新邑中士庶踴躍將事
集費庀林於道光元年正月興工將聖殿兩廡盡撤
其舊材而更新之其明倫堂尊經閣鄉賢名宦忠義
孝弟七賢七君子等祠皆次第繕完塗塈丹雘煥然
一新又於泮池前築宮牆一座列東西兩坊繚以周
垣右邉餘地闢為射圃又因形家言於學宮之左創
建魁星閣一所以為形勝閣之東南舊有金沙學舍
因加修葺移尊經閣所祀文昌像於其中凡經之營
之朞年而工始竣戴君述其始末俾予為之記予生
長吳下足跡未嘗至斯邑然自束髮讀書以来曾見

為學官弟子則亦忝列於孔氏門牆者也即事有述
安敢以不文辭竊惟聖人之教與日月山川並垂終
古固不以廟貌之興廢為盛衰而人之奉聖人者高
山景行莫不嚮往不有所寄將何以申其瞻仰之思
此學宮之制亦本乎斯人懿好之心而設焉者也方
今文教昌明薄海內外道德一而風俗同今
天子龍飛之始即敬題聖協時中之額頒於直省州
郡懸諸大成殿以示尊師重道之意而金壇適於是
時修治文廟殆斯邑人文興起之機乎宰是邑者前
為貴州王君青蓮後為浙江朱君蘭後先繼美捐俸

以為邑人之倡而縣丞聶君心通典史辛君聘三各襄其事教諭戴君開文訓導俞君光祖暨邑之人士皆與有勞焉別石書名用垂不朽

湯溪縣學尊經閣記

太史公曰學者載籍極博必考信於六藝誠以六藝之文皆羲農堯舜三代以来聖主賢臣之言而又經孔子所手定凡天地苞符之秘帝王治平之要匹夫匹婦日用行習之事無不於是乎在故尊之曰經經者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周室衰微處士横議嬴氏既有天下深惡其言因而阬其人燔其書而甚乃併聖經而焚之此則世變之不及料者矣幸有一二抱殘守闕之士摭拾於灰燼之餘逮漢興而經籍復傳蓋先聖後聖之淵源有不可絕於天壤者矣方今

文教昌明四海之內一州一縣無不立宣聖之廟春秋上丁以天子之禮樂祭之所以尊師重道者至矣而文廟之後必有尊經閣以藏古今圖籍俾學官弟子有所稽考於書無所不藏而必以尊經名閣者蓋以經為衆說之郛舉一經而古今圖籍無不賅焉即學官圖籍或存或亡有閣不必有經而有閣存焉必有顧名思義者因閣而求經庶幾存者可守亡者可補此亦如告朔之餼羊存而禮可復之意也信乎斯閣之不可少也浙之湯溪係新建之縣文廟既立而尊經閣尚闕焉嘉慶壬申余長子同福宰是邑因紳士之請鳩工庀林卜良辰而建之閣既成請余紀其歲月余謂是邦人士知尊經必能明道能明道則必能達於孝弟忠信之義處為良士出為名臣皆於此始基之也故樂得而述以文

選

重修義烏縣忠孝義祠記

古云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自古秀民善士不擇地而生然遐陬僻壤往往寂寞無聞者非無人也無人振起之也義烏地分婺女之次今隸金華府秦時有孝子顏烏葬其親羣烏銜土來助縣之得名由此始唐則有駱賓王為臨川尉從徐敬業起兵討武曌之亂事雖不成義烈之氣炳然宇宙所草檄三尺童子至今尚能誦之宋則有忠簡公宗澤當靖康之難守磁州高宗潛龍在淵將赴金營過磁公遮留之遂啟南渡中興之業而公留守汴京招

集天下勤王兵誓師渡河請高宗回鑾圖恢復之計疏至二十四上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沮發憤疽生於背而卒然終公之世金人不再犯汴京惟公保障之力此三人者皆古今不世出之人皆為義烏所產則是邦之風俗人心固有勝於通都大邑者矣嘉慶戊辰余長子同福奉上官檄權知縣事請宰縣之術余曰縣令民之牧人也錢穀賦稅惟令是徵刑罰訟獄惟令是聽詰姦除暴惟令是責水旱凶荒惟令是咨令之為職綦重矣然皆世俗所能為也古之所謂循良吏惟在能教養斯民吾聞義烏人務農桑善蓺植地居溪山之間水旱不為災兩歲耕則有三歲之食又土產棗榴園林之利歲入二三千萬錢斯民固能自養矣官斯土者其以教為先務歟同福既至官邑人請曰縣舊有忠孝義祠建於雍正五年載在祀典者五十人歲久寖廢棟宇傾頹庭戺蕪穢不治懼無以安神靈而昭肸蠁願及時修復之於是鳩工庀材繕宇葺牆四郊聞風踴躍襄事既成同福率邑之人士落之而請余為記余曰善夫此即曩余所云教之一端也夫教莫先於風俗風俗之美莫重乎忠與孝與義忠孝義稟諸天性激而發之則人也忠如宗澤

孝如顔烏義如駱賓王固古今不世出之人矣今之人猶古也曠世相感當亦有聞風而興起者耶風俗人心之美當亦有不待教而成者耶豈惟是官斯土者樂與觀成亦采風問俗者所聞而嘉歎者也余不敏方待罪史館宣教化勵風俗惇史職也故書其辭於麗牲之石以告方来

吳縣木瀆鎮義學記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十室之邑必有絃誦之聲是以教化行而風俗美人心感而天下和平也三代之制大學在國中國之元子與貴游子弟皆就學焉小學在四郊則國人子弟之秀良者聚乎其中先王豈故為此瑣瑣而不憚煩哉良以學校者教化之本也自古制既廢所謂學宮者止為春秋釋奠先師之地而博士之庭不聞有過而請業者由是變而為書院以課士然書院止課成學之士而殿最之童蒙不得而入焉則又廣而為義學義學正古特四郊小學

之遺制也夫貴游子弟地望清華守父兄之訓其趨
於學也較易若鄉人而不學其愿者椎魯無文其黠
者且冒上亡等而不知罪一耰鋤而德色一箕帚而
誶語流極既衰釀成世道人心之害夫是故小學之
設比之大學尤汲汲也吳門之西有鎮曰木瀆距城
三十里而近縣有丞駐其地西望靈巖高與天齊納
太湖之水烟波萬頃近在咫尺間其地踞湖山之勝
居者烟火萬家野處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亦往
往而有鎮上舊有義學以教其鄉之子弟凡貧不能
具束脩之資者皆就學焉其室廬飲食諸費皆醵金
以給之事久頹廢嘉慶十六年縣丞李公再涑倡衆
興修由是集金錢五十五萬存本收息以給修脯李
公是舉可謂知本矣襄其事者皆尚義之士不可以
不志也因為之記而列其姓名于後

長壽縣新城記

嘉慶元年楚北奸民倡為邪教羣作不靖蔓延秦蜀所至焚掠川東重慶屬邑曰長壽舊無城郭三年冬賊氛入境公私廨舍一時俱燼積粟燬于高廩罪人逸于圜扉邑人流亡婦子無歸四年三月余自翰林出守重慶竊維設險守國古皇所訓重門待暴非城何恃爰于下車之始遄臻兹境周覽原隰相度厥基舊治瀕江不可營建其迤北五六里地名銅鼓坎有故明廢城其阯尚在前臨斗崖後擁重岡表裏罩固實為形勝迺繪圖貼說請命大府會戎務方殷度支

不給事不果行四年十二月武進余君鈺来宰是邦謁府之日余首以此事相屬君至縣期會邑人爰究爰度富者輸財貧者力役衆情翕然踴躍子来迺鳩工庀材是版是築周垣既繚岑樓斯峙四門洞開百堵皆興始事于嘉慶五年七月至七年三月訖工城周一千六十丈所用工料銀二萬九千九百兩有奇工既竣都人士請為文以紀其事余維百姓可與圖成難與慮始今茲邑人鼛鼓無煩金湯斯建風俗知方于斯可徵是役也余雖倡其說而余君實成其事教諭屈鳴介典史呂顯崧共襄斯役夙夜盡瘁功皆足多均當署名以示方来紳衿耆老與有勞者另石題名共垂不朽

重修圓妙觀三清殿記

蘇城圓妙觀古之天慶觀也肇基於晉咸寧中法門香火經今千五百餘載黄冠之士雲集於其中其大殿崇奉三清像重屋四檐規模大壯嘉慶二十二年歲在丁丑孟秋之月疾雷破柱毀其西北一隅維時大司冦韓公對衡恤在籍率衆捐金鳩工修治而工師求大木不得衆情觀望無策施工明年常熟瀕海漁人懸罟入水忽重不可舉竊意以為網得大魚糾集多人拽入福山口潮退視之非魚也大木偉然偃卧於沙灘之上邑人以告公命工度之其長七十尺

有奇其直中繩其圜中規適副所用茍非海若効靈斯木何由而至良材既得涓吉興工觀者色動檀施踊躍財力既阜百工皆備凡榱桷之朽蠹者新之瓴甓之損裂者易之既塗既茨加以丹雘美哉輪奐頓還舊觀山門土木歲久毀敗復以餘力繕完之是役也經始於戊寅四月落成於己卯九月韓公為之倡而董封君如蘭蔣待詔敬等實成其事工既告蕆是歲十月恭逢

天子六旬萬壽鄉之士大夫即其地啟建經壇祝釐稱慶萬姓瞻仰僉曰此事實徼福於天非人力所及非常盛事當有所述以垂於後予謂是舉也有三善焉山海効靈神木自至可書者一衆情鼓舞不日觀成可書者二保佑申命

天子受禧可書者三有此三者敢不述以告後人於是乎書

選

先世祠堂記

吾家先世居丹陽係宋學士曼卿先生之後先高祖值明鼎之革出家為僧釋名智遠而初名不傳先曾祖君甫公於順治二年遷於吳門時年纔十有三有吳氏壻之於甥館此始遷蘇州之祖也曾祖生丈夫子二長伯祖荆玉公次先祖寗周公荆玉公再傳而絶寗周公生先考惠疇公惠疇公生四男其三皆殤寂後生余蓋寒宗之不絶也如綫先曾祖初居飲馬橋先祖居廟堂巷先考乃移居金獅巷則余所生之地也予家世未通仕籍執庶人之禮祭於寢余遭逢

聖明之世及第升朝官於中外食禄十有八年忝從大夫之後禮當立廟以祀其先人而因循未果今余年已七十勢不可再緩爰以所居之西屋建祠三楹一廟三龕同堂異室奉曾祖祖考三世考妣而婦人未及於世者則祔於祖姑其西為夾室以藏祧主每歲終則合享焉祠北向於陰道為宜於虖古之宗法不可行於後世也久矣古者諸侯世其國大夫世其家故主祭者常在大宗而支子不祭後世卿大夫自一命以上皆選於王朝嫡子支子貴賤無常夫祭用生者之禄嫡子賤而支子貴勢不可以卿大夫之尊降而就庶人之祭故禮之不可襲也時為之也記曰當其可之為時此之謂歟禮大夫有三廟而今為一廟不敢援世及之制也分三室仍存三廟之意也後世子孫而卿大夫焉守此不為褻後世子孫而庶人焉守此不為僭名之曰石氏家祠不敢以宗自居也

祠成於道光五年季夏之月謹作記書石而登諸壁

常熟石氏祠堂記

常熟宗人大文既卜其縣河西之地啓建家祠祠成遣孫榮奎來述其事而請為之記竊惟吾家得姓甚古春秋時其姓已散見於諸侯之邦至漢時萬石君以孝謹聞乎郡國諸子皆通顯挂名朝籍族於是乎始大今之在丹陽者以宗學士曼卿先生為始祖予與大文皆出學士之後予家自順治二年由丹陽移家吳門而大文之先有諱憲者明時由丹陽徙居常熟自憲十傳至大文有譜牒世系可考也今其族人在常熟者椒實繁衍亦各分析以居而大文所建祠

則自其祖冉卿公始以下子孫祔焉其他旁治者皆不及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古人親盡則祧之義當如是也祠成於嘉慶二十三年大文率宗人而落之粢盛豐潔牲牢不備昭其儉也祭畢而享飲酒三爵毋及於亂昭其敬也凡所以尊祖敬宗收族以孝以謹猶有先人之遺風焉予與大文雖跡遠由曼卿先生推之則諸父行也嘉其行事有古人之風故樂為之記

靜寄閣記

晚香樓之東有小樓二間置几安床以為偃息之所名之曰靜寄閣客有過而問焉者曰有說乎予應之曰有易云吉凶悔吝生乎動機之動者吉一而凶悔吝居其三焉靜者動之對也故天之道靜則五行順其序四時協其紀其動也移星易宿迅雷風烈古者以為災地之道靜則九州奠其位百物遂其生其動也山崩川竭龍蛇起陸史冊書之以為宇宙之大變風之靜也導迎和氣長養庶類而動則拔木偃禾邦人大恐江湖之靜也舟行者若履平地而動則波濤

如山檣傾楫摧當之者死生在呼吸之間故人之生於世也静者生之門動者死之路嗜欲攻於内筋力勞於外凡一切可喜可怒可驚可懼之事皆生於動而静者無事也是故有道之士必守其静而不妄動吾将勉焉客曰静之義既得聞命矣敢問何謂寄予笑曰天地之間何物非寄乎日月星辰寄於天山川草木寄於地視聽言動寄於人三才一貫之理無物而非寄也故天地之化往者過而来者續人以血肉之軀受天地虛靈之氣以生一旦氣盡則此身且消歸於無何有之鄉矣庸非寄乎生人之壽修者不過百年而中道夭折者踵相接也此其寄也物之尤暫者也而又何疑乎吾以此生寄於天地之間而塊然之身則寄於斯閣之上守静而不敢妄動以順受天之命而已矣客去乃筆所言以為記

萍舫記

乾隆甲辰之歲僕佐和州幕府所居之屋縱十笏橫半之三面皆窗頗有肖乎舫焉者名之曰萍舫且為之記曰資江河之利者莫如舟舫其小焉者也若夫乘長風破巨浪一日而千里周行天下而無不利者必資乎萬斛之舟而舫則褊淺卑隘不能任重致遠利於斷港絕潢不利涉大川者也然而春秋佳日放乎湖山花月之區有烟波之勝而無風濤之危彼險而此夷彼勞而此逸矣植物皆有根惟萍無根季春之月則萍始生汎乎清波漂泊而無所止也然其性

潔故泥滓不能汚又無艷色芳香供世人之褻玩故不戕賊於人而祿其生機僕頻年浪游初非有王事鞅掌之責又非同商賈趨什一之利祇緣旅食依人隨其流轉然無寵辱驚吾心無菀枯勞吾形雖險而實夷雖勞而實逸無惑乎居之有取乎舫也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而余茲藐焉中處于天地之間若一萍之漂泊於大海加以蕭然閒散之身無德于人不見其可忻也無怨于人不見其可憎也又與萍適相肖也故以舫名齋而又以萍名吾舫

選

翠微樓記

嘉慶十二年余自翰林引疾南歸卜居於杭州紫陽山之麓紫陽山地志所謂吳山第一峯者是也所居不盈五畝聊以栖婦子蔽風雨而已宅之後有小樓三楹當吳山之曲諸峯三面環之窈窕瞰人城南女牆百雉參差若隱若見於觚棱之外如長川之觸微風而生波鱗鱗而不可窮山木疎植攢三而聚五亭亭于霄霏之表雖卧于榻而可覩也余因題之曰翠微樓考爾雅釋山之文曰未及上翠微注曰近上旁陂也或曰山氣青縹色曰翠微吾樓南向而諸山抱

其西南咫尺相望若比隣然出門數十步即當拾級而登由前之說謂爲未及上可也東南地氣暖草木四時常青山之岨吾樓者若鬟若髻隱約於硯席之前春雨如沐夏雲如蒸秋霜不凋冬霰不停四時之景不同而蔥蘢蒼蒨之色不改由後之說謂為山氣青縹色亦無不可也客或詰之曰古稱登高能賦卿大夫之才也故登泰山者必窮日觀登華嶽者必造青柯坪以為如是而後極天下之勝觀子不思登峰造極而顧有樂於未及上者毋乃拘於墟歟余應之曰然吾向者嘗為蜀道之遊矣萬山崒嵂高可以摩青天其下臨不測之谿百夫邪許推挽懸絙而後上心震悸而不寧下視城郭人民如極樂世界嶄至其地而後即安吾深知夫登峯造極者之危不如未及上之安也其勞也不如未及上之逸也客笑曰有是哉

爰濡筆而為之記

城南老屋記

余家故寒素城南經史巷有老屋一所即余初生之地也西鄰為何翰林故宅何名焯學者所謂義門先生其居與余居比屋連牆其子孫不能守吾先子割其宅之半以自廣於是有山池竹木之勝乾隆庚戌余以進士通籍官京師將移妻子入都治裝無資不得已質宅於中表黃氏歷十有六年嘉慶乙丑余以重慶守入覲因告歸省墳墓黃氏表弟紹武歸余宅而未能償其直也丁卯余再入翰林引疾歸而老屋蕪穢不蔽風雨維時長男同福官于浙因攜家就之

卜居于紫陽山之麓乘其隙稍稍修治故宅且漸償
黄氏之直復拓旁屋附益之又五年歳在壬申始歸
拏於先世之舊居所居之南有水一池池上有五柳
樹皆合抱參天遂名之曰五柳園柳在池北者四池
南者一緑陰如幄覆池上池水常緑西磧黄山人貽
余大石上有滌山潭三篆字遂以名吾潭柳陰築屋
三楹面水曰花間草堂其西乃何氏賫硯齋彼名之
以榮君貺余不可無其實而有其名易其名曰花韻
菴其東南有屋三間臨水曰微波榭榭之西有盧若
舫環植梅樹顔曰舊時月色後有小閣象柁樓曰瑶
華閣閣外玉蘭一樹高與閣齊花時如雪積簷端閣
因樹以為名舫之北叠石為洞門曰歸雲洞洞外石
中有泉曰在山泉洞内構屋三間曰卧雲精舍由此
繞出花韻菴之左東北有斗室曰夢蝶齋園東因何
氏語古齋舊基改築樓五楹落成於鞠有黄華之候
名之曰晩香樓樓北曰鶴壽山堂則余先世雲留書
屋故地矣余既受　朝恩通仕籍不可襲希夷邀世
之語而往歳得焦山瘞鶴銘古本寳而藏之故摘銘
首二字以名吾堂又其北曰獨學廬藏書二萬餘卷
其東北曰舒詠齋童子讀書之所其北曰徵麟堂則

先世之舊聽事也室宇無多聊以庇吾身焉計余年三十五及第登朝至五十二歸田其間一典福建鄉試一督湖南學政守重慶者七年晉階潼商道掌潼關之稅務遷山東按察使三權山東布政使事凡官於中外者十有八年曾無寸田尺宅幾幾乎并先人之敝廬而失之其歸也至無以安八口古人云隨身衣食仰給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余亦庶幾矣今歸田七年乃藉朋舊草堂之資銖積而寸累以復先人舊業不可謂非幸也而余年亦六十矣我子孫若能世世守此饘於斯粥於斯歌哭於斯富貴也無有加貧賤也無有損是則余之深願也夫

張氏義莊記

天下風俗之美始於一鄉而又始於一家古人有言
愛無差等施由親始蓋親親而後仁民事有次序故
睦婣任恤之誼聖王尤嘉尚焉吾鄉自宋范文正公
創立義莊以贍族人迄今七百餘年特代屢易而范
氏子姓克守其田廬墳墓不至散而之四方者義莊
之效也元和張君鳳德生有至性孝於其親勤於治
生以居積起家自奉儉約而好善樂施鄉里族人待
之舉火者數十家乾隆乙亥吳中大饑君出家財千
金助賑冬捨棉衣夏施茶藥一切善事可以裨益於

人者為之孜孜不倦嘗欲捐義田以贍族人之貧乏者未及成而謝世今其子懿祖紹承先志以三千三百金於蘇城東北隅懸橋巷置屋一所建立義莊置田一千畝有奇積其穀以潤其族人可為善繼善述者矣吾嘗慨夫世人專利自封視其族人若秦人之視越人有無不相通緩急不相顧曾不思祖宗之視其子孫無非一體水源木本之謂何而顧若是其恝也若張氏父子以解衣推食之心成其展親睦族之誼此固鄉人所宜觀型者焉故不辭蕪陋而為之記

丹陽麥舟橋記

昔吾祖曼卿先生流滯丹陽三喪不舉范堯夫於是乎有麥舟之贈他日吾祖歸所贈而范公不受廼作麥舟之橋以志其德迄今事隔七百年矣經斯橋者莫不誦吾祖之清芬而感范公之高義焉抑班生有言曰朋友之道五而通財不與焉嘗見今世之通財者矣始焉有所求而得則喜有所求而不得則怫然怒矣繼焉有所責而償猶有德色也有所責而不能償則怨詈隨之矣以終隙末忘大德而思小怨然後知古人不通財蓋全交之道也若忠宣麥舟之贈非

吾祖求之也其歸也忠宣未嘗責也不寄唯是又且從而兩讓之此與虞芮之閒田何以異友道若此則財亦何不可通之有斯道也雖百世儀型可也舊碑漫滅不可辨因重題其名而志之

桂馨閣記

考之禮小學在四郊古者先王制禮將使鄉人子弟咸服習詩書之澤明禮教而崇信義俾夫秀良能為士者皆由小子以至於成人誠盛典也曩時吾鄉有六門義學凡貧家子弟均得入學讀書乾隆間有太守雅公名雅爾哈善歸併義學改作平江書院而六門之學遂廢夫書院之設意非不美也然必成學之士始能入院肄業童稚不與焉則書院不如義學作人之廣明矣然義學即不廢亦僅僅惠及於東隣西舍而

家居稍遠者勢不能來學則培養所及亦屬無幾此安槎徐君桂馨閣之義塾所由設也間嘗繹其規條積衆善姓所捐之金存貯塾中公局凡鄉人子弟貧而無力從師者報名於塾每節由局代致束修之資仍由本家自行擇師春秋二仲月初三日集衆子弟考課之讀書者驗其書之生熟作文者課其文之優劣優者獎之不率教者罰之或子弟不能讀書而習他業亦聽其父兄自行擇師而助其費可謂法良意美矣孟子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若徐君者眞能視他人子弟如其子弟多方教育以至於成人可不謂難哉因撰此記以示鄉人今巡撫程公梫其堂曰有教無類郡守李公亦榜其堂曰存心養性是賢大夫樂道人之善者也例皆得書

金氏頤園記

金君履白婁東之髦士也讀書積學工於詩其生平孝弟睦婣敦行不怠嘗以宗祠未立自視闕然道光辛巳之歲構得城南黃氏小山堂故址築室安主以為祖宗栖神之所又拓其旁地作小園疊石為山引泉為池一竹一石必親為相度而經營之園有老桂數十株連蜷蟠鬱因仍其舊名曰小山有故宗伯孫公岳頒之題字存焉中有虛堂取晦堂禪師與山谷老人問答之義名之曰無隱山館疊石為岡曰仙人巖有

峰昂然突出曰小獅峰池水一泓澄鮮深碧池上有磯可以濯足可以垂釣取莊生之語名之曰知魚磯其他若軒若舫若橋若洞曰檻者曰圃者曰榭者皆映帶左右足以助視聽之娛總名之曰娛暉小墅先生既歸道山哲似菉蘋司訓踵其舊迹而修葺之徵記於予吾聞先生之始創斯園也縣大夫林君龍光過而落之榜曰頤園予因思夫頤之時義大矣哉禮曰百年曰期頤頤也者養也謂人生天地之間以百年為期然必善自養而後能至斯期也易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蓋養之為義非飲食宴樂之謂必也優游乎道德之途饜飫乎詩書之澤以此自養亦以此養人然後能守貞而逢吉也今菉蘋能讀父書以敦厚退讓教其子孫斯協乎以善養人之義而紹承家法庶幾斯人與斯園皆不朽也是為記

靈巖山崇報寺舍利壇記

吳城之西四十里而近有山曰靈巖其山四旁無岡巒相接巋然特立於霄霓之表山之巔有井二冬夏水常滿其深不可測洵天地之奥區山川之靈府也山上有窣波啚舊藏佛舍利二顆明神宗二十二年雷火自塔心出塔中材木皆成灰燼而舍利一顆僅存寺僧收而藏之匱外人不得見也道光壬辰寺僧教修心懷教定等檢點故藏獲一木函舍利在焉有湘洲居士顧君沅謀所以奉安而供養之者乃絡以金絲

綴以銀鐘護以琉璃之匣其明年三月主僧達
墉於大殿之東建舍利壇而尊藏之啟道場七
晝夜其舍利六時轉動放大光明五色雲氣現
於山頂海衆觀者人人殊相皆歡喜贊歎以為
不可思議吾嘗考舍利之所由来昔者釋迦文
佛滅度于雙樹下自以三昧火荼毗其身有舍
利無算有阿育王運其神力一夕造成八萬四
千塔散布十方世界一塔一舍利其在震旦者
一十有九今他處不可考惟在鄞縣阿育王祠
者最顯於世余往歲為四明之遊嘗兩至祠中

初次見舍利大如蓮實黃金色又有白金一綫
緣其上二次見一金荷葉如錢大彼時曾作公
紀其事今来觀靈巖舍利則如一大櫻桃其色
正赤其光閃爍不定則與阿育王祠舍利同夫
佛自滅度至今將三千年而靈異昭著若此夫
豈偶然耶余因思夫道之在天下也三教同原
乃今天竺之俗不能習中國聖人之書而釋教
轉流行於中國者所謂固天縱之將聖非人力
所能迎距也或者不察乃欲著言說以闢之多
見其不知量而已矣即今靈巖聖跡近在咫尺

自遭鬱攸之刦歷二百餘年至今始顯豈非時節因緣自有定數天寔為之耶凡夫何幸覩此勝因爰識其緣起以示方来

觀世音菩薩銅像靈應記

道光壬辰之歲自夏徂秋雨澤愆期大田龜坼百官有司禱於山川雷雨之祠靡神不舉罔有感應顧子湘洲告余曰光福虎山寺有觀世音銅像一尊自宋元明以来禱雨祈晴無不靈應予因言於中丞林公公即於七月二十五日遣官迎像至郡奉安於天宫寺衆官焚香致敬三日而雨初一日又雨至初五日大雨滂沱一晝夜四鄉霑足溝澮皆盈田禾有欣欣向榮之意歲事轉歉為豐百姓踴躍歡聲徧於四野其像

既寅餞歸山而衆情思慕無已彼寺中別有摹
刻一石顧子乃拓本裝潢懸諸天宮丈室以慰
在城海衆隨喜之願予因考諸志乘此像自趙
宋康定元年出於土中時方大旱禱之而應及
元至正間淫雨為灾禱之亦應明宣德間大旱
禱之又應皆刻石紀載信而有徵則斯像之有
感即應非偶然也夫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旱乾水溢民將無食菩薩以無邊法力救灾恤
患成此不可思議功德其護國佑民為何如耶
崇飾其廟貌虔修其香火國家禮亦宜之因著
此記以示邦人

嘉興楞嚴寺經坊記

嘉興楞嚴寺之有經坊也自紫柏大師始也明時
藏經板秘在內府外人祈請甚難師故發願重刻改
梵本為方冊以便流傳初定章程徑山藏板楞嚴發
經各出矢言以要永久其後紹述無人道場頹廢楞
嚴所設經坊有名無實而徑山所藏經板亦朽蠹過
半識者傷之吾鄉彭編修蘊輝家世樂善早躭淨業
與其婦翁故相吳公璥發願修補請會一上人住般
若堂主其事適餘杭令張公吉安亦吾鄉善士也將
徑山經板盡送楞嚴寺由會公清釐之而殘缺已多

不成卷帙間有捐刻者機緣未廣弗克集事其時彭
編修己棄世會師乃致書吳公白其由并購樣本寄
京吳公乃與都門士大夫之修淨業者鳩集多金翻
刻新板一分寄歸楞嚴寺中其時方丈主僧為竹庵
觀公列架度閣募工刷印偶有闕失隨時修補於是
方丈經文頓還舊觀竊維世間一切事皆有時節因
緣方紫柏大師初立經坊於般若堂與禪堂並建彼
此不相涉故當會公在堂結集經板時方丈譪如和
尚不與其事而因緣未至會公受彭編修之託苦心
勞慮越十有餘年其事迄用無成今譪公會公先後
棄世而經板適剞劂工竣自北来南觀公乃身任經
坊之事由是般若堂與方丈合而為一有仔肩之任
無掣肘之憂紫柏一燈復光明於既熸之餘大教流
傳其在斯時歟予往来於楞嚴山門十有五年矣昔
悲會公之賫志以歿今幸觀公之克受其成也因述
其始末而為之記

吾與菴鐘樓記

支硎山之麓有靜室焉曰吾與庵向為寒石大師幽栖之地師既圓寂其孫心誠上人居之庵向時無鐘道光初元邑人陸君士宏發願鑄鐘鐘既成諸善姓醵金建樓於山門之左樓兩層高三仞有奇懸鐘其上懸之日海衆雲集引椎發聲鏗然遠聞或曰招提之室必有鐘何也予應之曰閻浮提世界其人以耳治故觀世音菩薩以聞思入道而慈悲普度衆生於中華最為靈感試思音本無相何以云觀蓋聞性在心聲入則心通聲從虛空来與心相感不啻有相之

可觀焉鐘為金椎為木金木皆無聲以椎擊鐘則聲生謂聲出於椎而椎本無聲謂聲出於鐘而鐘非椎不鳴然則鳴者鐘也所以鳴者非鐘也人也大叩大鳴小叩小鳴若飲於海者隨其量而受之因應之機微妙甚深杜子美云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夫鐘亦何與於人而發省哉其中必有感焉爾因作頌曰

萬事本黄鐘金為八音長寂然太虚中忽發微妙音渢渢大海潮鯨呿而鼇吼衆生含覺性聲入則心通聞性不在耳亦不離耳根聞聲而不知乃是妄聽省所以大法王以聲音説法世間聞聲者一切大歡喜

吾與菴後記

由蘇州府治西行一舍有山曰支硎晉林公之道場所在也其旁有靜室曰吾與菴澄谷大師自天台來卓錫於此其地在平陸四山環之東望靈巖西接天平寒山諸峯曠如奥如信方外栖真福地菴中大殿供釋迦文佛有金塗塔在焉殿後屋三楹彭尺木居士顔之曰披雲草堂西廂曰雲外室東有小閣曰見山閣因其與靈巖相望而得名澄師先後居此三十年常以清靜無為為本澄師既化其孫心誠上人紹承祖德閉户清修海衆皈依善緣輻輳於道光初在

佛殿東南築鐘樓一座朝暮發微妙音令人發省又於三年在披雲草堂之後建大悲寶閣五楹中奉西方三聖西奉大悲菩薩又積檀施之餘置膳田五十三畝以為常住饘粥之資於是道場規模粗具考是庵為善音庵故基歲久荒廢自澄師来止改名曰吾與庵吾因紬繹吾與之義昔仲尼有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聖人悲天憫人必欲四海六合之人盡登康樂和平之域而後已而釋迦文佛自光音天降生淨飯王家廣說清淨正法除衆生一切苦惱非孔氏悲憫天人之意與大悲菩薩立願普度衆生亦此意也然則大悲閣之建猶是澄師吾與之義也若心誠上人可謂紹隆無替者矣林子衍源向有庵記今就近年所增益作後記

之義。書曰殲厥渠魁。亦此義也。今之人不察。既不辨奎與魁之名。又不辨魁與文昌之位。信道士之說。般為怪怪奇奇之像。羣天下而奉之。儒者尤加謹焉。吾憫其愚也。故縷縷說之。

洞庭東山席氏先世圖譜記

洞庭東山席氏自唐武衛將軍温由關中避黃巢之亂移家南來迨今將及千載其間或以仕宦或以經商散而至四方者雖有其人而山中子姓尚羣萃州處蔚為望族吳中世澤之久長無有出其右者蕙生孝廉余老友也其為人也恂恂然謹言慎行束脩自厲有古君子之風此册序其先世譜牒溯其始祖得姓之由在春秋時有伯黶為晉正卿典籍因以籍為氏其見於春秋時者若籍偃籍談皆是也至楚漢時避項籍之名改籍為席遂流傳至今唐以前世次不

及詳自武衛將軍至蕙生則第三十五世宗系名氏釐然可考又繪武衛將軍及其二十七世孫洙以下九世遺像彙集一冊而以已身課子圖附於尾此其尊祖敬宗之心可謂勤矣禮曰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自譜學之不講士大夫有數典而忘其祖者矣今世能知水源木本之義者幾人哉尊祖敬宗如蕙生可以為難矣

崇真道士畫像記

自譜學之亡搢紳先生每數典而忘其祖三世以上有不能舉其名字者矣葉竹虛尊師既輯崇真宮祖德錄復追摹其先十七世之像彙為此卷以儒者之道言之此亦葛藟本根之義也此可以厚風俗而勸人心非徒為崇真一時之盛事而已師介吾與菴心誠上人持卷索予言因題數語而歸之

選

祁陽廖氏宗祠記

祁陽廖生元魁元旭兄弟皆余所取士也歲在乙
余受替將行生兄弟不遠千里追攀道周殷然修相
見之禮既見以宗祠之記請案生家自其曾祖發元
以降至今五世皆同居共爨食指以百數生叔某主
家政一門雍睦內外無違言距所居百步而外建宗祠
一區奉安先世神主其祠經始于庚戌而落成于癸
丑歲時祀享集羣從子姓于其中拓旁屋為家塾延
經業師各一人凡廖氏子孫皆就學其中而姻黨子
弟秀良者亦得附焉嗚呼宗誼之衰久矣其弊起於

庸人各私其財而秦越其族人亦以貧富相耀貴賤相形事有緩急寧呼號求援于異姓之人平居宗黨絕跡不相往来饑寒不相恤患難不相救甚至轉徙出鄉覿面或不相識比比也曾不思水有源而木有本親親之殺雖有等差而祖宗視其子孫孰非一體豈不願其同歡共慼百世相守勿失歟行葦之詩廢而宗族之誼衰俗之媮也亦卿大夫之恥也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今廖氏世居祁陽祁陽為楚南荒僻之壤文教未盛非有鄉先生為之典型而其宗獨能五世同居敦尊祖敬宗之文而毋忘收族之義又于其間教養子弟俾成人小子共知禮教孝弟以躋于秀良而廣其桑梓敬恭之誼此正以斯土者所當誘掖奬勸以成其事者也雖不我告猶將表章焉乃允兩生之請而為之記

辰州虎谿書院記

書院古之學校也學校之制試有程録有額士之登進者但据乎文辭一日之長其員額既多勢不能盡居齋廡而所為師者皆循年而叙需次而選蹉跎遅暮之年摒擋衣食之計故其先生不必皆能師其弟子不必皆能學亦事勢之無如何者也事勢既然而當事者不可聽其然於是變而為書院之設大而都會小而郡邑莫不以是為造就人才之地擇先進之學行有聞者為之師簡後生之俊秀有造者為之弟子列舍而居分饟而食晝考夕稽月會歲要尚有古

者黨庠州序之遺意焉然則居今日而論教民之術當必自書院始矣辰州古黔中之地也其在湖南為邊郡苗民雜居士風不振登賢書者僅矣甲第則久無聞焉通人達士又無論也雲間陳公廷慶守是邦憫其俗之喬野而士之偃蹇也思所以鼓舞而作興之城西舊有虎谿書院廼因舊謀新率先經始邦人踴躍不日告成既成擇師儒定膏火規畫經費簡郡之殷實醇謹者董其事凡為久遠計者至周至悉乾隆甲寅春余以按部校士至辰適逢院之落成以已為請余因於公事畢後親至其地則見夫楣宇高軒林木蔚秀講堂中植齋舍外環背山面水氣象一新諸生萃處其中絃誦之聲相聞也凡事盛衰消長必有其機斯辰人興起之機乎勸學惇誨亦使者責也敢不叙述所由以告方来原夫辰之有虎谿書院也肇建有明維時陽明先生歸自龍場過辰與諸生講學於斯既去而諸生思之刻像尸祝香火至今弗替院之以虎谿名蓋州人之志也吾聞古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之謂不朽先生尊孔門大學之傳闡孟氏良知之訓靖寧藩之亂以安宗社平思田之寇以定蠻荒古人不朽者三先生一身兼之此

其德性堅定功烈炳然固不特語言文字已也諸生肄業於此以讀書稽古之心進而求明體達用之學將見人傑則地靈必有鍾山川清淑之氣而出者安見荒陬僻壤之士必不勝於通都大邑間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將與諸生共勗焉如以為離經辨志敬業樂羣不過梯榮階進之津梁也則諸生之志荒矣是為記

小西厓記

循德勝門而東百餘武有遊觀之所曰積水潭明李文正公之故居在焉今其址弗可考然地處都城西偏而在水之涯則所謂西厓者當在此矣又折而東南百步曰李公橋則因文正之居而名之者也今大司成梧門先生之居在松樹街距李公橋百武而近乃自顏其齋曰小西厓豈於文正有嚮往之心歟竊嘗論士之不朽於世者有三曰功名曰氣節曰文章而功名氣節待文章而後傳故著述之事雖賢者亦惓惓焉文正生明代之末流事康陵之闇主奸璫煬

竄於內强藩夷兵於外其勢岌岌不可終日而公委蛇政府未嘗建一策發一慮致當時有伴食中書之譏凡古大臣功名氣節無可副者似乎其人不足多也或曰當劉瑾用事怒士人之不與己也思欲盡其類鋤而去之若劉公健謝公遷相繼引去公獨在帝左右維持而保護之當是時微公在國家之善類盡矣如斯言則公又大有造於一時賢士大夫者也其信然耶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文正事迹或嘉之或議之均之可以為後賢之龜鏡者也若其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當七子頹波之際獨能黜偽存真雍容揄揚俾先民矩矱不墜於地此固一朝之獻許也儒者讀書論世往往藉古人之文章以求其功名氣節今讀文正之書師其所能者而求其所未副者庶幾先生之志乎覃溪翁先生既為先生題榜某遂承命而為之記

菩提菴西院興修記

昔達摩祖師以天竺香至王子從般若多羅尊者受如来正法眼尊者傳衣授記而說偈曰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遂名之曰菩提達摩又曰吾滅度六十七載汝當往震旦設大法藥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師以是因緣而入中國維時蕭梁武帝方崇佛道欣然啓請機緣不契師遂北至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默坐蓋師初意本在江南以時節因緣未至不得已渡江而北也逮五傳至宏忍大師門下南能北秀頓漸分宗並稱六祖然衣法所傳畢竟以曹

溪為嫡泒子孫故後南宗之盛滿天下而北宗寖微焉然南朝四百八十寺今存者無幾祖庭興廢所貴紹隆有人吾鄉菩提禪院開山于有宋皇祐舊名臻福寺性復和尚所創始也明天啟中有西蜀無為學公卓錫於此演說菩提真覺妙義遂易今名至

國朝分為中東西三院後中院無人其道場歸入東院而西院則有性堅益公安隱清修緇素敬仰迺于

乾隆乙丑之歲營建山門大殿道章熙公繼起復于丙申歲剏建大悲寶閣丙午歲今沛蒼潤公又建觀音殿嘉慶乙丑又建三元閣與張僊殿而廚房寮舍則又有天揆和尚助成之於是菩提西院之規模略備此非紹隆有人之效歟當時梁武帝以造寺寫經問達摩有何功德師對以人天小果並無功德此祖師以最上乘說法真實護持三寶造寺寫經亦曷可少也學者以有為法而證無為法若華嚴樓閣彈指即現何莫非菩提之妙義乎余因潤公之請而志其崖略俾後人知諸尊宿締構之勤勞以及興修之歲月若善男信女捐資助成者當泐他石以表善緣

靈隱經藏記

將執文字以求佛可乎曰文殊問維摩之疾會意忘言達摩安神光之心迎機而懸解學佛不可執文字也將離文字以求佛可乎曰佉盧造字釋伽亦傳習多師博達多聞慶喜為総持第一學佛又不可離文字也是故龍威授簡九流著於藝文鳩摩譯經千佛標具名義雖華裔分域儒墨異流而問迷塗者必仗神鍼游覺海者先尋寶筏彼大士假圓通說法非教何宣中華由聲音入觀捨經奚悟昔之尊宿六如觀幻四諦徵空入精進之林則手書貝葉轉華嚴之

藏則舌吐蓮花非偶然也靈隱寺者西湖之上剎也
兩峰映帶四衆皈依佛開法會飛来鷲嶺一峰
帝錫嘉名
勑賜雲林二字燃燈座下習四種之威儀卓錫山中
受十方之供養游觀者無金狄之譏受持者有木叉
之戒真東南一大道場也惟是舊藏經文不貳於火
珠林秘冊遽化秦灰石室曇章無存魯壁九譯莫詳
其文三寶竟闕其一將何以闡揚聖教接引學人余
寄公樂土訪道名山適若水品蓮兩禪師先後住寺
方丈每談斯事輒為太息余因發願重加結集時則
有吳中會一師在嘉興楞嚴講寺脩治經板遂與商
榷凡集大藏經論等一千六百五十五種裝成二
四百三十八冊又附貯藏外論疏語錄各書一百五
十種共裝成四百五十六冊綜為二庋藏諸寺內蓮
燈閣上伏願典守有司紹隆無替瑯函萬卷常宣木
鐸之音寶歷千秋永絕風輪之劫爰撰斯記以示後
人是役也共用白金三百四十兩此邦紳笏贊我勝
緣者別刻芳名同昭善果

百老圖記

人生五倫之中君父一而已兄弟夫婦皆有數惟朋友則盡四海九州之人而皆是也然死生聚散人皆不得免焉欲求其聲音笑貌常在目前此必不可得之勢也金君東屏善繪事寫真尤工晚年發願為百老圖自搢紳先生以及縫掖之士布衣之人無所擇第擇其有文行而齒在六十以上者由一人二人積至百有餘人矣心猶未已也吾鄉耆艾無不與焉四海九州之人亦往往而在暇日攜以示予其不相識者姑置之但平生有一面之交者皆能識其為某人

某人嗟予技至此亦神矣維時予年六十有三已及格因亦為予肖一像解衣坦腹而坐旁卧一鹿置盆水於前旁薄自得之致流露於豪楮間予生平所畫未有肖於世者也因思人生不過百年惟託諸翰墨乃可以不朽史乘可以傳人姓名詩文可以傳人性靈獨至容貌顏色非畫不傳今此冊中人逝者已多矣而披圖者宛然同堂接席謦欬乎其側也更歷數十年畫中人無一存者而容貌顏色長存於天地之間是此一百有餘人皆因斯圖而不死也是可述已

選

南䜌訓練圖記

國家設兵以衛民而養兵之費即取諸民以為用百姓之力有限則太平無事之時勢不能常蓄多兵以糜餉故兵之分防郡縣多者不過數百人少者數十人而已一旦奸宄竊發若專恃官兵以禦亂必衆寡不敵不得已而名募土人以自助觀史冊所載動輒募兵以千計以萬計職是故也後世守令所募之人不敢直謂之為兵因而易其名或曰義民或曰鄉勇其名雖異其實皆兵也因其為土著之人急則聚之而為兵緩則散之而為農其法至善蓋守望相助猶

有古者寓兵於農之遺意焉往予守重慶適逢白蓮教之亂川東川北處處戒嚴予設為團練輪操之法所屬二州十一縣各募壯丁三百人以百人在城防守二百人休於鄉十日一更以均勞逸有事征調一呼而集者可得四千人其費即出在本鄉之民不煩官帑如是者五年武功既蕆而後散遣歸農當是時賊人屢窺重慶之境而卒不敢犯閭閻恃以無恐則此團練之效也竊以為牧圉而籌捍衛之方未有善於此者也嘉慶十八年奸民林清作亂三輔之地所在蠢動伍泰菴明府方宰鉅鹿鉅鹿者四達之衝昔項籍救趙諸將皆從壁上觀之地也維時風鶴之警環於四境明府乃訓練丁壯守衛城池日費金錢數萬皆出私財給之故其時賊人縱横三輔之間而鉅鹿獨安堵無恙則明府團練之力也寇賊既平大府敘其勞而器其才移治廣平負郭之永平縣明府追維往事繪為南鄉訓練圖即古人不忘鉅鹿之意道光元年春明府以公事来吳出圖見示因為敘其始末并著鄙論如此

南園授經圖記

余於乾隆庚子辛丑兩試春官不第而歸結碧桃之社同社者張清臣王念豐沈桐威莊生兄弟趙開仲及余與張君景謀當時所謂碧桃七子者也景謀績學工文章試輙冠其曹南昌彭文勤公之校士於吳也贈景謀以句曰曲江風度人中秀玉局文章海外奇公為當代人倫之鑒而賞識若此則景謀文學可知矣景謀世居崇明因游學移家吳門吳中人士皆樂與之交當時同社諸子性情不一景謀獨好為大言視天下事無不可為者王念豐嘗贈以詩云文章

有神交有道海張獨以荒唐嗚盖以漆園之言擬之
景謀畢舉不第僅以六品散官終其身其歿也無子
及門之士凌君介夫實經紀其喪且繪南園授經圖
肖景謀之像於上而侍其旁師弟之間可謂有始有
卒矣昔孔子有言與其死於臣之手也寧死於二三
子之手若景謀之門有介夫亦可以無憾矣惟是余與
諸君結社距今不及四十年而其人無一存者余獨
以皤然一叟猶與後生談藝於鄉曲之間撫斯圖也
其能無死生契濶之感耶

道光三年賑饑記

道光三年歲在癸未自夏入秋霪雨為災田禾被決
閭閻乏食四鄉尤甚開府中丞韓公文綺方伯玉公玉輅
廉使林公則徐郡伯額公三邑侯俞公王公萬公焦心
勞思凡可以救災恤患者無所不至業已入告
天子特發帑金以賑之復勸諭邦人之殷實者共敦
任恤之誼且各捐俸以為之倡由是衆心感激踴躍
樂輸共集金十四萬兩有奇官賑既畢繼以義賑自
是年冬月起至明年春熟而止是役也三邑侯周歷
城鄉編查貧戶以不遺不濫為主而義賑則分地設

厥令紳士之誠信者董其事其事既竣彙其出納之數刻録徵實俾邦人共見共聞以明其無私吁古云救荒無善策然荒政十二載在周官而保息之術尤在振窮恤貧令不幸而天災流行降及斯土所幸有仁人在位抱己飢己溺之心多方調劑養民以惠使民以義拯百萬顛連無告之窮黎共登於衽席而免於溝壑之患伊誰之力歟果也善氣所積感召天和明年夏秋之間雨暘時若嘉禾被野萬寶將成此農夫之慶即牧民者善政之效也不可不書以告方來

收葬無主之棺說

古聖王之治天下也掩骼埋胔載在王制誠欲使人居太平之世生有所養死有所歸所以慰生人之意而安孝子之心也自葬師之術行而人人欲求善地貧賤者牽於衣食之謀而富貴者惑於風水之術由是停喪不葬者比比皆是吾吳為東南繁盛之區人稠地狹欲求葬地甚難因而棺木浮厝於野者以千萬計道光三年霪雨為災四鄉積水吳江尤甚野田浮厝之棺漂失者有之棺木朽壞而骸骨零落者有之郡城體善堂會同各善堂司事奉大府之令分赴

四鄉收葬有鄉民阻撓者官繩之以法計先後收葬屍棺三萬餘具可謂勇於為善者矣今夫葬也者藏也掩藏形惡不忍見其親之毀也自世人惑於風水之說將藉父母之遺骸以求福因而停喪不葬及至遇此水災則追悔無及試思風水之說昉於郭璞璞及身不得其死子孫無聞則祖其說者果能致福否乎古者葬有定期自七月至於一月貴賤有等從無經年累歲之事而今之言地理者動曰山向有利有不利何以大異於古人耶余因善堂收葬無主之棺而并著此說以勸夫世人惑風水之說而停喪不葬者

關帝廟玉印記

古人有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夫郊社宗廟之禮自三代至今未之或改其他鬼神之祀則與時為盛衰今之神祠莫盛於關聖矣自漢以來或稱侯或稱公迨宋宣和五年封為義勇武安王此王之號所自始明萬歷十八年封為協天護國忠義大帝此帝之號所自始

本朝乾隆三十三年加封忠義神武靈佑關聖大帝靈佑之號自此始矣今神之祠徧滿域中吾蘇城中飲馬橋有關帝閣父老相傳謂明祖破張士誠時兵

由盤門入明祖怒蘇民之為張氏久守也將盡屠其人至飲馬橋而見關聖現像因而戢兵其時蘇民之得免於死者皆神之力邦人感其生全之德故立廟橋上以祀之然則神之靈固大有造於吾鄉之人矣廟有靈佑大帝四字玉印近歲失去河南河務同知顧君禮璜知其所在醵金贖而返諸廟恐其久而復失也屬余記於祠之壁俾後之人有所考焉

重脩福濟觀純陽呂祖師大殿記 代巡撫陳公作

粵維嘉慶十年尚書姜公晟奉
命觀河歸以純陽呂祖師靈佑之功敬告
天子有
詔于淮陰建祠崇祀
欽定變元贊運之號冠諸原銜之上仍令直省大小守土之吏各於有廟處所春秋仲月諏吉致祭三獻九拜如禮惟祭物止用菓品餻餅不具牲牢以符真一清靜之化煌煌鉅典載在禮官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者也乃事當肇始或闕焉未舉予撫吳之歲

詢諸邦人吳郡舊有福濟觀在城中西北隅向為士
民崇奉呂祖師之所近歲遭鬱攸之災方議修建未
復舊觀余於仲春之吉入廟致祭親見夫棟楹草創
像設猶虛上雨旁風神無寧宇爰率屬捐俸鳩工庀
材塗茨丹雘次第畢舉夾廡重屋鳥革翬飛復拓南
榮三楹以為祭時行禮之地是役也經始於嘉慶己
卯孟夏之月至仲秋而落成凡用金錢二百四十萬
有奇而士民草創之費不與存焉工既訖官民請紀
其事竊惟國之大事祀居其一唐虞三代以後惟顓
帝禋宗古今無所沿革其他羣祀皆因時制宜若漢
之祀明星太一唐之祀壽星媪龍宗之祀酺神大角
皆是也記曰非天子不議禮蓋朝廷者禮之所自出
凡禋祀之舉重以
天子之命則馨香所被義協人天今
天子聖德神功超越今古懷柔所及山川百神靡不
歆格況呂祖師丕宣道妙宏範諸天載諸祀典上以
為
國家祈天永命之庥下以為蒼生致錫福弭災之
應某職典封圻其敢弗虔其敢弗恪以對揚
天子休命謹拜手稽首而為之記

選

餘姚縣重修學宮記 代長子同福作

昔王文成倡良知之學其說也本自孟子而文成闡發之所謂良知者根於性之本善而發見於愛親敬長古今聖賢所垂教以誨人者不外乎此朱子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以是證良知之說何以異哉後生小子因于朱陸異同之說强生分別遂以尊德性道問學為兩事宗朱者攻陸并攻文成曾不思德性稟乎天而學問起于人舍德性而言學問則學問亦何所附麗哉吾故謂孔門心學之傳宋時則在考亭明時則在姚江余於嘉

慶二十四年来宰餘姚既受事祗謁夫子廟堂見夫
棟宇翼翼爼豆革革周覽殿庭輪奐清肅規模大壯
詢諸故老知前宰鹿公某于嘉慶十八年来此當下
車之始見夫學宮頽廢倡衆捐修邑人踴躍襄事一
年而大成殿兩廡并崇聖祠魁星閣宮牆泮池次第
訖工繼者徐公某来復申前議於是明倫堂尊經閣
昌黎祠名宦鄉賢忠義三祠江南北諸紳士分任其
事歲在丁丑一律告成美矣備矣尊師重道崇德報
功此邦風俗之善於此可徵邑之人將紀其興修歲
月及樂輸者姓名以垂示方来請余為文以壽諸樂

石予維是邦為文成生長之地流風餘韻至今尚存
故士習民風尊道德而尚文章彬彬乎有鄒魯之風
焉雖然學校者
國家養士之地也士之生斯世也必修於家而獻於
廷以為當世有用之材方不負
朝廷作養之恩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
言是之謂不朽若文成者其德其功其言皆為古今
不朽之業此邦人士皆其後進也仰其學行頌其訓
言倘有奮發興起不讓美於先賢者乎是則余之所
厚望也矣

和州重修東嶽廟文

古守土之吏祭其封内名山大川以出雲降雨潤澤斯民也惟泰山在青州境内而其祠徧滿天下則豈非為東方之氣萬物所生羣岳之尊衆祀之長故崇其廟貌隆其祀事導迎神庥遂斯民生養之機乎和州城北舊有東嶽行宫故無碑碣不知何時所剏也乾隆四十九年州守宋公思仁来守是邦親見夫棟折榱崩日焉就圮懼無以妥神靈而錫民之福也乃為之捐俸倡修而州中紳士亦樂輸資以佐不逮于是鳩工庀林諏吉從事不費官帑不傷民財而工告

蒇功其在禮曰五嶽眎三公則維嶽降神有贊化調元之職況乎作鎮東方東震位也一陽之生萬物之所從出也行令於春春者四時之始也其盛德在木足以庇廕嘉穀而時和年豐也神之德美矣茂矣在一郡則福一郡在一邑則福一邑今而後和之父老子弟飲和食德無夭札癘疾之憂皆謂神之呵護可也廟既落成公屬韞玉紀其事爰述斯廟舉而不可廢之義並刻樂輸姓氏于碑陰以垂不朽

治平軌記

和人浚井獲古軌一其形如矩之半有文在上曰治平四年五月初一夏至廿七始得雨考史宋英宗建元治平其四年歲在丁未距今年乙巳實越七百十有九年此軌不知何年淪落入井至今始出其文又不知何人所刻首言夏至既足為後世天官家之証而記廿七始得雨維時小暑將盡不雨則無禾言得雨者幸詞也言始得雨者難詞也若深念夫稼穡之艱難甚有憂而後喜者斯何人哉豈非有心人乎蓋不賢者識其小者而已今年天旱六月過半尚無雨

田皆龜坼果大雨時行誰不思勒石以誌喜也乾隆五十年六月十九日記

日本國花籃記

籃之制與中國異始屈兩竹為交梁其形若罾織紉篾為兩格中分而斜截左軒右輊篾細如髮錯以碧文上靉靆若雲下蹁躚若雁一角植竹為花枝兩葉分布中銜一菓如柹虛其中以為盒籃以貯花也盒則藏花朶者余在郡人陳孝先家見之言是海客從日本國攜歸嗟乎執此藝者豈不自以為天下之至巧而不知其至拙也自古至巧之術莫有過於範金合土物一物而資一物之用後之人耗聰明於無用之地思出奇無窮者皆如此類也吾計此籃成非數

十日之功不能及其成也乃供貯花之用給婦人女子閨閣之所需且貯花亦無幾何也令此竹而為筐筥為簠簋為蠶薄為紡車之屬其用力少而成功多顧世之人拙此而巧彼宜乎工焉者不惜其心力而為之也嗟乎玩物而不喪其志者鮮矣有識者尚知所戒哉

蓺稻記

西磧山人蓺稻於庭地廣一弓以時灌溉之及穫可得一斗穀客有過而笑焉者曰是穀也曾不給一夕之餐蓺之奚為也山人曰吾不欲忘稼穡之艱難故也客亦知夫樹蓺之術乎四民之勞苦莫如農農殖百穀稻則其尤難者也春而畊夏而耘歷乎三時以望其穫往往燥濕寒暑之不時以為農害春秋紀二百四十年之事書有年者二而已矣豈不難哉吾聞維莫之春農家浸穀為種茁而成秧則拔而更植之縱縱橫橫以成行非是則為童子稻雖穫弗豐繼此

而耘雖去他草注水滿畦毋敢溢也毋敢涸也稻根
蔓延必手梳櫛之赤曜當天水如沸湯長跪田中不
知蛇虺之出其下也七八月之間少休息矣然天多
風唯旦夕籲於天無生災害花矣而風則蕋多落而
不秀穀矣而風則莖多折而不寔熟則葉萎寒則膏
凍幸而雨暘以時昆蟲毋作入租官府而享其餘天
之靈也國之福也不然則終歲之胼手胝足適以易
其饑寒焉爾矣吾鄉擅三江五湖之利地多膏壤旱
乾水溢之患少而江以南無蝗災似乎農焉者較他
所為易易然夏月行其野桔槔之聲晝夜不絕於耳

則勞可知也今吾與子身居華屋之下曾菽麥之不
辨而終歲食稻粱非魏之風人所謂不稼不穡而取
三百之禾者乎吾不同其勞且同其憂樂也故稻是
蓺而子何尤焉客去吾以吾言筆之書

東川書院科甲題名記

嘉慶四年余自翰林出守重慶其郡舊有東川書院余以公餘時與諸生考課其中其明年值鄉試之歲在院諸生獲雋者十一人凡書院例有科甲題名記此地獨無誠闕典也因為製額懸諸堂皇即以此科為始後有雋者繼而書之夫鄉舉之典古矣世謂之登賢書舉者謂之孝廉登是選者其顧名思義相與興孝興廉以勸副乎賢者之稱勿徒以榮名高第為宗族交游光寵斯不負余為爾等題名之意也夫郡守吳縣石韞玉記

香泉游記

香泉温泉也在和州城西北四十里相傳昭明太子沐浴之所吾聞晉元帝之渡江也郭景純筮之曰東南郡縣有以陽名者井當沸是為中興之應未幾歷陽井沸然則香泉其沸井之遺乎天下之温泉不勝計最著者驪山也然驪山當西北往来之衝輪蹄絡繹擔夫郵卒雜沓乎其間豈若此泉僻處江濱譁囂所不至以葆其天此之晦未必不幸於驪山之顯況夫華清之游艷妻煽處誨淫禁闥名禍邉陲識者過其地指為不祥而游斯泉者緬想蕭統郭璞之風流

連不置誰謂斯泉之不顯也文選之樓爾雅之臺六朝舊跡蕩焉無存獨斯泉出荒村窮谷之中千年而不湮沒顯莫顯于斯泉也泉上有亭故翰林學士朱公筠名之曰進禨盖取諸禮經沐浴飲酒之義僕於乾隆五十年歲陽旃蒙歲陰大荒落辰在大梁之次吉日戊午修禊于泉之上

采石磯游記

姑孰距和一江之隔也歲在丙午余客和州已兩載往往謀采石之游而未果竊自思吾儕旅人也未知明年又在何處江山如此安忍交臂失之乎於是消上巳之辰往焉幕府諸君子始約偕行質明天大風江水奮激濤驚雪飛同游者意阻將自厓返矣余堅欲行得五人與偕截流而渡舟傾側盤盌相觸有聲波濤洶湧帆盡濕日中始抵南岸繞翠螺山麓謁太白祠守祠僧瀹茗供客坐移晷問蕭尺木畫壁則主者他出樓鑰不得觀出至燃犀亭亭臨江古牛渚之

遺也又有蛾眉亭已圮斷碣僅存緣石磴而下有洞嵌峭壁間土人號三官洞故中丞喻公成龍建閣供佛曰妙遠閣閣廣不盈丈半架於江水上上依千仞之崖下臨不測之淵山腰有磤臺或云明常遇春頓兵處登臺則江山煙樹之勝一覽可盡日暮倦游將返于舟中然共求所謂采石之名而不得土人曰昔有漁人於江渚忽睹五色石浮水上取而琢成鑪今在山上禪悅菴佛前爇香者是也余鼓勇再登同游者或偕或否既至寺則菴在寺旁鍵其户左右無所為計登佛殿鳴鐘僧乃出告之啓户而入敗屋三椽不蔽風雨鑪果在白質而五色斒斕如錦真希世之奇也還舟解纜天已昏黑乘夜渡而北則輿夫已散步行至州譙樓四鼓矣是日也風浪如山雖老於江湖者不敢行余則游而已

西山游記

乾隆五十四年嵗在己酉余試禮部被黜閑居都門韓旭亭二丈相拉作西山之游四月二十三日、就宿聽鐘山房韓所居也翌日平明乘車出城西行十餘里渡渾河渾河者古桑乾河也水挾沙行其流渾濁故曰渾河時維首夏大雨未行水清淺不濡軌驅車可涉沙中雜金屑日光照耀燦如繁星既渡三十里達岫雲下院從僧午飯過此即山麓石棧犖确車不可以登舍車坐籃輿約五七里過西峯寺寺在西山之坳巖壑深邃先是有妖尼住持以其法惑衆斂錢

尼既伏法寺歸戒臺僧管領入門蒿萊不翦殿宇荒
涼爨下惟一僧烟火蕭然匆匆一覽遂去又西行二
十里登潭柘山維時夕陽在嶺暮靄蒼然其山九峯
環抱如蓮花中有小峯如菂則寶珠山也寶珠山為
岫雲道塲其寺在唐曰嘉福元曰龍泉明曰萬壽今
曰岫雲云山頂有龍潭又有大柘樹此潭柘之所以
名也今潭在而柘已枯入門而右銀杏一枝大合抱
聖祖皇帝臨幸寺中樹發孫枝一今如拱
今皇帝再幸又發孫枝一今如把豈非靈山草木常
有鬼神護持者乎中為大雄殿殿後為戒壇和尚傳
戒之所也又其後為楞嚴壇由大雄殿左出循山而
上繞出方丈之右有佛舍利墖釋典所謂佛既滅度
有無量舍利散布十方者殆此類乎其左大士殿殿
中有妙嚴大師足跡妙嚴大師者元世祖之女在宮
中禮佛足所踐塼為之穿雙趺宛然明神宗時李太
后取塼送寺中遂流傳至今是夕宿潭柘寺翌日尋
龍潭繞出寺後山徑陡絶甚崎嶇行一二里許路側
有姚少師祠少師即廣孝也像作僧伽相盖成祖龍
潜燕邸時廣孝駐錫於此今其墓尚在山中距祠二
十里出祠行不及里道左有海蟾石形如蟾蜍其高

盈丈而縱倍之吾聞神仙有劉海蟾世人析劉海與蟾而二之玆復以蟾名石復以海名蟾訛以傳訛可笑也過此以往造乎九峯之極則龍潭在焉潭在山冣高處水出石罅涓涓然積而成池池上有亭翼然憩坐移晷汲水飲一二盞甘冽沁肺腑稍下有龍王祠守祠僧煮茗供客祠內有土牛一雙牛之為獸土屬也以土鎮水取相剋之義豈此潭有蛟龍窟其中乎日將晡歸宿寺中所宿處曰猗玕亭

今皇帝所命名也亭四旁皆修竹竹聲颼飀徹夜如風雨龍潭之水至此亭繞階西流亭上鑿石為漕瀠洄往復客飲於亭可以為流觴之戲潭柘之勝盡於此二十六日至戒臺戒臺距岫雲寺二十里而近峯回路轉路益險如羊腸高出雲際西山諸蘭若戒臺冣古山益深樹益古蓋中國未有幽州此道場已建矣殿前列老松樹皆奇怪曰蓮花松蒲團松九龍松卧龍松各象形以為名又有活動松更奇樹大合抱枝柯蟠曲如蓋垂至地捫其一枝全體搖搖如懸旌其理殊不可解殿左為戒臺前植尊勝陀羅尼石幢二遼大康中所造考史大康為遼道宗年號其元年即宋神宗熙寧九年蓋七百餘年物矣入方丈謁主

僧主僧出佛牙示客牙大如拳黝如漆大都是西域異獸之齒而黠者取以惑人愚者信之而已由寺後陟峻嶺嶺上有石洞洞中鑿石作思議佛像俗名籌佛洞有浙僧守之僧山陰人先為禮部掌案吏後歸浮屠者東望京師城闕室廬了了可辨此則西山最高處也是日宿戒壇寺翌日出山游八里莊慈壽寺寺建於明神宗之朝寺中懸神宗太后畫像后素佞佛嘗夢庭中生蓮花九朶遂自號九蓮菩薩其左為摩訶菴菴建於嘉靖中為中官趙瓚香火院殿前植豐碑二皆當時禮部尚書撰文士大夫以稱功頌德之詞為閹人諛墓亦可醜也浸淫而成容魏之禍殆有履霜堅冰之兆乎同遊者韓大是升號旭亭宗交廉簡號西樵皆吾鄉人也及崇寧禪院璽上人

靈隱游記

西湖名膾炙天下湖上寺以百數靈隱最古自東晉咸和元年番僧慧理開山歷今蓋千有餘禩方丈主僧擊楗椎開堂僧徒守木叉戒演瑜伽法常住四五百人東南一大道場也嘉慶己巳歲開府儀徵阮公建書藏於寺招集賓僚一再過其中士大夫遂多與寺僧相識是歲五月既望寺主品蓮和尚邀為蔬筍會同會者四人顧星橋陳桂堂兩先生顧子簡菴蔣子蔣村與余而五焉晨出清波門坐小舠達茅家步登岸坐筍將約可六七里造飛來峯下步入方丈星

橋先至蓮公出所著山居詩三十首余與星橋共讀之詩思清絶冷齋參寥一流人矣少選桂堂至顧將二子亦同至共飯於補梅軒日亭午同步詣集慶寺寺久廢老屋三五楹露叢篁灌木間主僧出略客寺有南宋理宗像共觀之又有理宗宴遊圖直幅高三尺許廣得高之半圖中凡八人戴烏紗折角巾衣黄龍袍者理宗也翟冠褘衣顏色端麗者閻妃也一人冠帔差降從其後不知何許人意亦是當時宮嬪其旁紅袍戴折角巾者為度宗烏紗垂翅帽淡黄袍者為閻妃之父又其旁兩中官一衣絳一衣藍舊傳為史彌遠賈似道二人舊志已疑之以為天子與妃嬪燕遊外臣不應在側今細辨之兩人皆少年無髭鬚烏帽無翅服飾不似有名位人殆即近侍貂璫俗僧不知而附會以為史與賈耳最後一童子約年十四五幅巾青衣舊傳為太子按理宗無子以榮王與芮之子為子即度宗也別無所為太子者且冠服不類貴人傳聞之誤耳因各題名于軸邊欄出至永福寺登樓觀石筍歸過松靄山房即紫竹林也竹垞老人更今名主僧出竹垞六詠卷相示坐次雷雨忽作簷溜澎湃如注冒雨過妙應閣觀明九蓮菩薩像及貝葉

經葉似筍籜而内外瑩潔寬一寸五六分長七八寸經皆梵字旁行未譯不知其何經也回至靈隱復飯于大悲閣下惟時山雨初收流泉方至滴瀝小池中錚錚然蓮公善琴彈平沙落雁之曲四座寂然琴聲與泉聲遥遥相和曲終桂堂題書藏門榜又出余近製六如詩共觀之天將暮遂各散出山天已黑城門下鍵余遂借宿於星橋齋中翌日始歸斯遊也竹塢聽琴山厨戰茗觀勝流之妙蹟聆清角之遺音盤桓經日樂而忘歸五濁界中得未曾有不可以不記

虹橋脩禊圖記

緑楊城郭仙翁騎鶴之鄉紅杏人家仕女禊蘭之令則有曲中謇姐方外清卿若飛鳥之依人折疏麻以招我提壺挈榼聯襼掎裳問津于曲水之濱繫纜于平山之麓客稱妙手携葉格而來奴是平頭擎履箱而至維時密雲將雨流水始波花豔驚人鳥鳴求友節當寒食芳樹緑以無烟地近蕪城遥山青而入畫霓裳一曲識中散之琴心玉柱三分奉都知之觴政陳娥促膝手撥銀箏毛女垂髫身齊錦瑟花間敷坐青衫與紅袖相依竹裏行厨緑筍偕朱櫻並薦江令

作座中狎客解譬吟箋麻姑是天上神人善来削脯嘉哉曠世之勝情逢場之善戲也餘歡未墜妙技斯呈張生伯治乃繪為虹橋泛雨圖寫燈下之香纓飽同宴瑱寄夢中之綵筆思若流波風懷與花月俱新文藻共江山等壽良足樂矣竊又感焉夫珠簾明月杜樊川游冶之場喬木廢池姜石帚哀吟之地古人往矣陳迹渺然今者幸遇佳人窈窕肯容老子婆娑移来錦幛幾同金谷當年吹徹瓊簫羣問玉人何處萬物芻狗百年逆旅今我不樂恐後人之笑我拙也

選

重修顧仲瑛墓記

崑山之境有水曰綽溪溪之上有綽墩世俗相傳云因唐時伶官黃旛綽所居之地而名之也不知其言信乎否也元人顧氏仲瑛之墓在其地仲瑛者名德輝崑山人家本望族少時豪俠好義輕財結客三十始折節讀書舉茂才署會稽教諭力辭不就築玉山草堂於邑園池亭榭聲妓之盛甲於天下一時名士如楊廉夫黃子久倪元鎮等皆從之遊至正季年以子官覃恩封武略將軍飛騎尉錢唐縣男是時天下已亂

仲瑛辟地隱於嘉興合溪張士誠據有吳地辟之不至明祖既有天下與其子徙臨濠既卒歸葬綽墩有華亭殷奎志其墓自其葬至今已四百五十餘年蕪穢不治久矣無人知其所在今道光七年有十四世孫宗萃訪得其遺址在金粟菴之下因封之樹之率其子姓修祭掃之禮將欲立石表墓而乞予為記予嘗謂士之生於世也遇其時則為霖為楫致其君為堯舜而膏澤及乎斯民不幸而遇非其時則韜光匿采以自放於山巔水涯舉人世之富貴爵祿皆不足以動其心而惟期全受全歸以無失其令名若詩所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此亦有道之士所以自處也仲瑛少負不羈之才置身在當世賢豪間非無意於智名勇功者業已知天下將亂豪傑之流且並起而逐鹿中原不知其所稅駕則姑隱居放言以優游而卒歲殆孔子所謂身中清而廢中權者與即今問玉山草堂世遠年湮早化為荒烟蔓草之墟乃窮鄉僻壤一抔歸藏之地尚有能表而出之者人豈不貴有賢子孫哉予故不辭荒陋作記勒石於金粟菴中

俾後之人有考焉仲瑛當日嘗自號金粟道人
此菴之所由名也

竹堂文類

卷三下 未刻

重修吳縣學記

楊氏祭田記

重修山陰縣學記

修建山陰茅山閘記

潘氏義田記

慈溪清道觀記

重修開元寺記

無隱菴記

重修大雲菴記
營泉寺記
張節婦祠堂記
顧氏祠堂記
同善局碑記
臨頓新居圖記
守渝記
張太宜人節孝事實圖記

選

吳縣石韞玉著

重修吳縣學記

古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所以考禮肄樂而內外交修典至重也我　朝　聖聖相承尊師重道凡四海九州一郡一邑無不立學以為士子親師取友之地吳城之學有三其在城西通和坊者為吳縣學春秋二祭吳之縣大夫實主之是學創始於宋之景祐閒其後明之宣德九年移建此地先後屢修不一修矣迄今

歲月既久土木又見傾頹江西萬公臺為吳令建議重修首捐五百金為之倡邑中人士踴躍樂輸而在城院司守令均分清俸以助其役於是自大成殿以及兩廡三門皆撤其材而更新之其名宦鄉賢忠孝諸祠與夫明倫之堂敬業之亭亦繕宇葺牆塗茨丹雘次第畢舉經始於道光六年正月至八月而工告訖工凡用錢八百四十萬有奇而學宮頓還舊觀夫聖人之道高矣美矣邃古以來羲農堯舜代興有聖人之德者皆有聖人之位其有聖人之德而無其位者惟孔子一人而已孔子表章六經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後天下後世曉然於君臣父子之倫道德政刑之本三綱以正百度以貞故知羲農堯舜功在一時孔子功在萬世當時孔氏之門或曰賢於堯舜或曰生民未有實其智足以知聖人而非苟為夸大之辭也孔子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緯地大無不包小無不及帝王師之而可以化民成俗匹夫匹婦師之而可以修身踐行此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韞玉生年一十有八充博士弟子員維時縣大

夫率新進諸生展謁兩楹之下瞻望廟堂小大稽首雍雍肅肅礼成而退迄今五十餘年忽忽若前日事今幸遇賢士大夫之修廢舉墜而樂觀其成也故不辭蕪陋而為之記

楊氏祭田記

關西楊氏為天下望族其在吳門者莊簡公戊明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莊簡之子大濚鄉貢進士大濚之子廷樞崇禎庚午解元學者至今誦其文奉為藝林矩矱初居城西皋橋其後子孫移居南濠平家巷儒素相承簪纓勿替雍正間有名王樟者以舉人起家宰山西永和移江西分宜善政宜民所至有聲子鼇孫師曾世守舊德推重鄉黨師曾二子長癸壬次丙生兄弟既翕勤儉治生癸壬性孝友敦本善族

人無閒言無禄早世丙生継其志修葺家譜令其族人知木本水源之誼復因祖業增置祭田若干畝在吳縣十二都十六啚代字圩歲取其租以備子孫墓祭之費乞予為之記予嘗慨夫吳俗波靡奢淫相尚一婚嫁一燕享必競勝於人雖破其家不惜而尊祖敬宗收族之義不之講往往坐擁厚資縱欲敗度以夸豪舉不再傳而氷消瓦解子孫有衣食不給者矣古人所云其興也浡焉其敗也忽焉此無他膏粱子弟不知稼穡艱難雖受祖宗之餘慶而無德以享之也今楊氏兄弟以貿遷有無之業勤而不匱以起其家而又能於慎終追遠之事殷殷然三致意焉可謂知本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鄉之人其亦有聞風而興起者乎

重脩山陰縣學記

道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自羲農堯舜以後文明漸啟至孔子而集其大成故古君子之為政也必原本經術而言六藝者必以孔氏為歸今世守土之吏常以歲時釋奠於先聖先師所以崇德報功示斯民以率循之路也山陰為紹興負郭首邑舊有學宮肇建於有宋崇寧初屢廢屢興自乾隆癸酉之修迄今又七十餘年閱時既久棟折榱崩殿廡門垣罔弗傾圮前宰吳君某李君某先後倡議重修工

大費繁不能尅期集事予長子同福於道光五
年移治斯邑下車之後邑中人士以前事相告
乃捐俸為之倡闔邑紳衿士庶踴躍捐輸爭先
恐後自乙酉經始至丙戌仲冬之月工告訖功
乃率邑人入廟展謁上棟下宇美奐美輪三門
洞開兩廡夾峙翬飛鳥革頓還舊觀邑人来請
予記其興修歲月於麗牲之石竊惟聖人之道
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原不以廟貌之興
廢為盛衰然斯人沐浴聖化不有所憑何以仰
其高山景行之慕況東南之美實先會稽賢才
接武於今尤烈繼自今斯邑士民服習先聖之
訓將有日新而月異者夫修身踐行說禮樂而
敦詩書士之業也導揚休美宣上德而通下情
史氏之職也予備員史館摛文紀事固其職也
乃述其顛末而為之記是役也凡用金錢若干
經理其事者教諭某某邑人某某例皆得書捐
資衆姓别石勒名共垂不朽

修建山陰茅山閘記

昔管夷吾之論水地也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流通者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其樞在水是說旣傳故後世談治術者必曰水利夫水之為利於民誠大矣然亦未嘗無害田疇之灌漑舟楫之游泳是其利也天有霪雨之災地有懷襄之旹是其害也祛其害而收其利是非人力不為功山陰為紹興負郭之邑所轄有天樂鄉其地瀕海往時為潮汐汎濫之地明時劉公宗周剏議建茅山閘以拒江潮於是天樂鄉等

八坂共田二萬二千二百餘畝悉成膏腴沃土其
事垂今將二百年歲月既久閘座傾頹前功將
棄予長子同福於道光五年移宰斯邑因邑人
之請相度厥阯諮諸父老及時修建適有武生
金鰲請任其事爰庀工鳩材諏吉興工閘身長
八尺高二丈二尺濶三丈八尺自底至面疊石
十九層涵洞三每洞濶八尺洞旁立石鑿槽施
板以為啓閉之用閘旁建劉公祠歲時祭享以
申邑人報本追遠之志又建小屋二楹安宿閘
夫自七年七月起至十月告成凡用金錢六百
萬有奇金生獨捐二百萬其餘則各塘長按畝
斂錢以足成之工既竣邑人請勒碑紀其事竊
謂世間事創之難而守之尤不易也此閘自念
臺先生議建以來論者謂其捍禦江潮保護圩
田二百餘頃歲納其稼給萬人之食其利溥矣
而更有利焉者歲旱則收外江之潮可以資灌
漑之利水溢則洩內河之溜可以免昏墊之災
自在司其事者善為啓閉而已如是而一方之
民享其利消其害庶不負先賢創建之苦心而
此日邑人修舉之勞亦久而不廢也是為記

潘氏義田記

潘尚書養親事畢將入都供職瀕行令子功甫舍人以設立義倉之事為請尚書可之其法捐田二千五百畝編為一莊歲收其租於青黃不接之時減價平糶以濟夫鄰里鄉黨中之艱於生計者糶得之錢再行置產積穀以待來年之用設遇凶年饑歲則以其錢再糴再糶以錢盡為度如是經畫可以經久可以繼長增高可為法良意美矣昔范文正公始立義莊以潤其吳中族人垂今七百餘年久而不廢國人每矜式

焉将来潘氏義田可與後先媲美然范氏止潤其族而潘氏并及於鄰里鄉黨此孟子所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與吾聞孔子之告原思也九百之粟可以與鄰里鄉黨而佛氏六種波羅蜜以檀施為第一義舍人弱歲登科早通仕籍而濳於榮利清修梵行深入佛海義田之設既合於儒者任邮之意又符乎佛氏檀施之旨可為勇於為善者矣尚書此舉将與文正同垂不朽而自舍人發其端其[illegible]能貽父母以令名者與余家無擔石之儲嘗懷解推之願而力有不能聞潘氏之風誠愛之慕之而不能已於言也故濡筆而為之記

慈溪清道觀記

慈溪為浙東瀕海之地出縣城東南三里所有山曰龍山其山自天柱峯發脈蜿蜒南走獅岩繞其左鵬塔峙其右迴峯疊嶂環抱擁衛山之椒有清道觀在焉考舊志斯觀自係天寶八年建歲久而廢宋紹興三十年道士葉景虛重建以奉岱宗之神其後屢廢屢興自　本朝康熙辛酉之歲道士張繼祖重修之後至今又閱一百四十餘年棟宇朽敗丹青湯滮有仁和道士王元仁来主斯觀慨然生興復之思維時吾鄉張

公久照適宰斯邑首先捐俸而闔邑紳士皆踴躍樂輸乃於道光乙酉之歲仲春之月諏吉興工將正殿翼室兩廊道藏鐘鼓樓山門亭榭以及後宮一律修整凡三閱寒暑而告成功計用白金二萬兩有奇創斯舉者為林君築筠董其其事者為應君方來秦君柳溪而錢君問漁馮君聽帆陳君西笠等共襄其事觀主王君寄書至吳門索余為之記余生平足跡徧九州而慈溪則未嘗一至於清道觀初不知其興廢之故然每歎天下事易毀而難成況慈溪僻在東海一隅非如通都大邑為士大夫車轍馬跡所輻輳則有所興作為尤難今王君住持未久使千秋古跡頓還舊觀此其道行必有足以感人者十年前余寄居杭城時王君方住紫陽山之文昌殿因而習其人工詩善隸筆通篆籀之學蓋束修自好人也因其請不敢以不文辭

重脩開元寺記

吳郡開元寺創建於孫吳時乃今之北寺也初名通元唐武后時易名重元及明皇御宇令天下大刹改開元之額於是吳中大吏以斯寺當之寺之以開元名由此始大順二年燬於兵火吳越錢氏有國移建於城之西南隅則今之開元寺也寺中有石佛二尊一曰維衛一曰迦葉相傳晉建興二年自海上浮來然志乘所載浮海之像背有梵字題名而今城南之像佛名乃中國之書鐫於胸次大約通元舊像當時已燬

於火今像乃錢氏移寺時鑿石補之耳此寺自
明以来屢興屢廢逮至　本朝　高廟六
次南巡必詣寺拈香為民祈福而後美輪美奐
規模大壯今距乾隆甲辰之歲四十餘年山門
朽蠹四壁傾頹像設虛存莊嚴無色有谿然和
尚至寺瞻礼慨然興脩復之思一日謁善慶借
雲上人言及此事借雲忻然曰先師觀性和尚
在日開堂念佛十方檀越積有供養艮一宗今
堂中僧徒已散而此項資財不可虛糜請自以
充開元修造之用由是鳩工庀材擇日興修築
東西墻垣二百餘丈重葺四天王殿山門其石
佛殿大悲殿卧佛殿及關聖三官二殿次第叄
飾丹雘一新殿前有鼎殿上有鐘皆溶金更鑄
又於殿庭分植松柏榆樹百餘株中丞陶公揭
法身圓對四字於中門工既訖功乃涓吉日啓
建道場散花供養合郡士大夫咸集而落成焉
夫佛道崇虛本無定相因緣時節興廢在人昔
釋迦文佛二十八傳至菩提達摩祖師傳衣授
記東来震旦然後如来清净正法眼藏始入中
國其後南北分宗一花萬葉菩提法藥遍滿域

中令吳中石像至自典午之朝則尚在達摩未入中國以前豈非聖教將興而此像為之先聲與今之石像卽非當日浮海之像而所以闡揚大化者寧有異乎彼山川百神有舉卽不可廢况天人之師靈蹟昭著古剎將及千年豈可任其蕪穢不治耶是役也經始於道光　年　月至　年　月訖工凡用金錢若干豁然借雲二公皆非本寺僧徒而能盡其心盡其力各發虔心共成勝果不假他人之助準以世間法尤為難能也予親睹其事因序其顛末以示後人

無隱菴記

吳城迤西多名山方外士每擇其山水佳處以為安禪之地由靈巖至支硎十里而近中間平岡峻嶺迤邐相接昔履中禪師築精舍於其間曰無隱菴其後菴主迭更有不肖者廢其業結訟在官嘉慶初吳令吳公之誠斥去故僧別選梵行清高者於是菴歸澄谷風公風公而風公先為尺木彭居士延主吾與菴因令其徒涵虛上人分主其地其菴左右皆山依岩結屋中為問梅堂堂之前有老梅花時香雪盈庭堂左為飛

雲閣閣外古藤老木翳薈陰森其旁曰靜觀室中奉觀世音菩薩室外聚石為臺泉出石間曰瓢豐泉泉流曲折行石間曰瀉雪澗滙而為池曰金蓮池旁有小軒曰湧月軒喬松百尺山風時至颯颯作海潮音松下有靜室曰清籟寮修竹一林回廊繞之曰倚碧廊菴之大略如此此皆諸檀越為涵虛上人所修築者也吾聞如来在世不肯在桑下三宿恐其生依戀心將大地山河皆空虛無有而何有於一菴然舍衛布金給孤有園雖在荒郊萬里之外而中國之人猶津津能道之蓋因佛而重也此菴自履中開山以来不知凡易幾主昔之人無聞知而自歸風公後其地遂為吳中名勝之區士大夫游西山必過而訪焉以想見風公之高致幾與支硎林公同此不朽豈非地以人重耶後来者清修梵行毋忘舊德庶幾長為山靈所呵護也

重修大雲菴記

吳城東南隅有古剎曰大雲菴元時善慶和尚開山後有僧名吉草菴者住持於此俗遂譌為結草菴其地在府學之東平野空曠竹木叢生西距滄浪亭宋蘇子美幽棲之所南望先農壇封疆大吏歲修耕耤之礼於此東為平疇阡陌交錯葑溪之水自東来環寺門而西行地雖當闤闠之間而幽深綿邈有山林之趣菴之興廢者屢矣近有蜀僧達玲居之玲公受濬菴老人受記發願興修嘉慶戊辰己巳間募築石墻一

百六十餘丈濬放生池修石塔庚午建大悲閣至癸酉而訖工舊鐘已啞募工重鑄戊寅建觀音殿其大殿山門歲久朽敗復自道光辛巳至丁亥積七年之力銖積寸累次第完繕之由是大雲故跡頓還舊觀昔日象教東來梵宮琳宇遍滿中國然南朝四百八十寺今日存者有幾總緣世無善知識故法席淩替而不振今結草庵區區之地玲公獨能傾動一時但澶施之集興廢舉墜以酬其本師澹菴老人之志可謂紹隆無替者矣余家距菴不一里暇日杖藜至此適當茲菴落成之秋因為記其興脩歲月於石俾後之人有考焉

營泉寺記

竹菴大師住持嘉興楞嚴方丈十五春秋矣莊嚴佛土結集經坊道場香潔百廢具舉一旦慨然曰我佛如来不於桑下三宿懼其愛心生也吾獨胡為久居於此乎乃以楞嚴法席付其徒覺圓而自已移錫於營泉古刹按嘉興地志營泉寺在桃花里自城西南行五里而遥在野田草莽之間四方賓客車轍馬跡之所不至非如楞嚴寺在闤闠囂塵之地冠蓋輻輳而士女奔走也古之修道者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

密師之舍楞嚴而就營泉殆有取於山深林密之意耶考營泉寺肇基於南宋景泰元年歷經六百載亦屢興屢廢矣明季燬於倭寇之亂西江白法琮公由楞嚴退居於此重新之土人呼為小楞嚴今師以治楞嚴之法治營泉佇見緇素皈依若水赴壑法會中興必能重振琮公之遺緒與楞嚴相頡頏之者昔者善財童子叅至彌勒尊者而華嚴樓閣彈指即現今營泉寺之興復也時節因緣意在斯乎余老矣不能芒鞵竹杖親訪營泉之勝蒙師屬為記惟有如天宮化城得之於想像之中而已

張節婦祠堂記

嘗讀詩至柏舟之篇而不禁悚然也衛風之變也新臺牆茨醜著宮闈桑中淇上之詩相繼並作其風俗敗壞至于此極而共姜獨能守夫婦之義呼天自誓矢死靡他然後知秉彝之德出自性生固非習俗所能移也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孔子序詩必始關雎誠以夫婦者人倫之首伉儷之制定自犧皇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自古聖帝賢王之治天下也常於此兢兢致意焉 國朝定制凡婦人年齒未及三十而夫亡

守節至三十載之久者有司告于朝而旌
表之而吾鄉張節婦寔膺斯典節婦姓湯父雲
俊清門令族節婦生而貞靜恪守閨訓年二十
有一適儒童張德馨越五年夫死零丁無所倚
孀姑老邁多疾子閏生甫三歲仰事俯育節婦
以一身肩之侍姑十六載饍必親供起居温凊
婦道而兼子職里黨稱其賢自課其子藉十指
以給薪水閏生稍長即令習業治生為之授室
聘名門滕氏之女為婦其於舅姑及夫葬祭皆
如禮凡守節四十餘年克勤克儉治家有法年
七十而終當其未沒時閏生欲為母請旌於
朝節婦不可曰夫亡守節婦道之常安可以是
為名既歿閏生不忍其母名節不彰乃陳詞有
司 朝廷旌表如律令其後十五年為道光戊
子閏生乃卜地於長洲桐涇毛家橋側門標綽
楔奉主於堂春秋享祀焉予在道光初纂脩郡
志錄列女千有餘人而節婦未及知洵乎蒐訪
之難也今既知其事而又值本家建祠之際閏
生以記為請其可默爾而息乎因述節婦本末
并記建祠歲月於石以補志乘之闕云

顧氏祠堂記

吳城西北隅地名花溪舊有顧氏家祠奉貞孝先生香火歷有年矣祠堂南向五楹四圍皆它姓所居旁門東啓規模未備乾隆庚戌冬鄰屋燬於火其廢址隙地皆歸於祠歲月遊巡未遑興作貞孝曾孫有官布政使者亦僅祔於貞孝之室未立專祠道光乙酉方伯之子竹坡倡率族人捐田入祠以供春秋祭祀之費又積其餘息修理祠屋於東偏建立方伯專祠於西偏建祠三楹以奉合族神主南向開門正其閥閱又

市官中廢地築高墉以為屏障祠之前鑿地為沼掘土尺許即有清泉湧出池既成報恩寺塔倒影水中又以形家言在祠中築樓一座以為升高望遠之所工既落成竹坡屬其孫沅請記於余余惟貞孝先生當明之季以文章行誼重於一時如古所謂鄉先生沒而祭於社者三傳而至方伯以名家子起家為雲南通海令歷陞至於藩翰於浙於甘於閩於粵所至有政績咸信及於其民迄今彼都人士無不欲尸而祝之俎豆於賢人之間而況乎子孫抱春秋霜露之感則專祠致享禮亦宜之若夫地中有水於易象為師師之為義大也衆也繼自今顧氏子孫椒聊繁衍誦清芬而揚駿烈以昌大其門閭皆於此卜之矣貞孝先生諱國本方伯諱濟美竹坡名增光例皆得書俾後之人有所考焉

選

同善局碑記

姑蘇城東出葑門不一里有呂祖祠鄉人於中設同善局其局醵衆善姓之金積於中凡遇寒者施之衣病者施之藥婦人之孀居無依者周之人死而不能斂者施之棺不能葬者妝埋之有董事各司其事其局創始葑於葑溪彭而謀樓頭李氏繼之鄉之樂善好施者共贊成其事有年矣道光初有呂君東林因室人之病禱於神依方服藥遂獲康強於是捐金大興土木之功塗茨丹艧因舊謀新拓祠復隙地地以為圃

疊石為山巋然而高峙引泉為池淵然而安流構以曲室繞以脩廊由是游其地者皆有宴息之所祠中有小閣奉呂祖香火於其上一夕閣下素壁忽現這裏来三字擘窠如斗大詢之人人皆不知其所自来於是衆諠傳以為仙跡勒其字於豐碑之上植之閣前觀者皆歎祖師靈爽以為不可思議道光九年東林索予記其事於碑陰予維乾為天德常以美利利天下而林林之衆不能盡人而存順沒寧則愁苦顛連無告之人必有以噢咻而安全之聖賢仙佛皆以

天地之心為心故常以救災恤患為事人能各出其力救人之灾恤人之患此為善體天地之心而亦卽聖賢仙佛之心也聖賢仙佛以利物濟人為心而必藉生人之力而後行此祖師所以顯示靈異以堅人樂善之心與今在局諸公奉行衆善但能久久而無倦則積善餘慶未有涯涘而區區土木之華香火之盛乃菩提達摩所云人天小果有漏之因轉不足多述也

臨頓新居圖記

蘇城東北隅有臨頓里里中有鑾駕巷今人呼為鈕家巷卽古之鳳池鄉也有鳳池園在焉園初為顧氏別業康熙間故宗人府丞顧汧葺而新之嘗記其山池屋宇之盛後其園入唐氏旣而唐氏子孫不能守歸於今尚書潘芝軒先生尚書令子功甫繪為臨頓新居圖徵予為之記予披圖而攬園之勝清流繞屋花竹交映有亭翼然背山面水曰鳳池亭燕居之室環擁圖書喬松如龍亭亭霄霓之表曰虬翠居岑樓聳然

高出林表芳華迎春繁英如雪曰梅花樓樓下粉垣迤邐修廊環之曰凝香徑芳堤夾水平橋通步飛泉漱石聲如鳴玉曰有瀑布聲幽房邃室泉喧不到曰蓬壺小隱泉出石間味甘如醴曰玉泉蘭寮東啟空明無碍曰先得月處枕水作屋中貯法書名畫曰烟波畫船竹木交蔭萬綠如海曰綠蔭樹園之勝大略盡於此予嘗觀古今士大夫志在榮觀繫心華膴盡其形壽馳騁於名利之場雖其家有園林池館之盛而終身不及一至者有之功甫門第通華芥拾科名早登仕籍職居禁近方將致身青雲之上一日千里而乃惟一邱一壑是愛繪圖徵詩一而再再而三此其中必有自得之趣非夫流俗人所能知也羣公賦詩斐然成章因為小記以附於後

守渝記

嘉慶己未余出守重慶時白蓮教妖人作亂余
奉經畧大臣檄總理川東軍務明年正月賊人
雷士旺冉天元二股領衆五六千人由開縣擾
及重慶初九日至江北静觀場余聞警即親赴
江北鎮集其衆而告之曰賊踪雖近此鎮有城
可守爾等勿輕動吾有船三百號泊曾般廟城
果危不能守吾當以舟接汝等過江若不俟吾
號令而擅動者必以軍法從事衆皆應曰諾余
又調渝城兵三百名赴鎮協同防守由是人有

固志賊亦不敢犯其渝城有兵二千余盡令出城劄二營於浮圖關扼賊北来之路其防江則調鄉勇一千五百人分為三營檄委舉人劉國輔武生袁凱監生汪文元分領之設卡江干相去十里為一汛彼此會哨聯絡聲勢江中渡船皆拘泊南岸初十日賊至江北鍋廠袁凱等乘夜以砲隔水擊之殺賊三十餘人有一賊騎馬游奕江干砲穿馬腹過折賊一足生擒之賊氣餒遂焚屍而遁所擒賊姓甘雷士旺之副也解送軍門伏法賊衆既遁遂走上游石板沱偷渡

嘉陵江擾及川西諸州縣歷十旬至夏官兵大集冉天元被擒賊始退回川北五月有 旨詢重慶防守官職名督府具以聞余因蒙 恩加道銜方余之守城也城中紳士問計余曰渝城三面臨江金湯險固苟無奸細内應賊不能破也於是申明保甲之法設十家牌每夜輪一家守夜城中禁夜行天燭晦居人即閉户城上雉堞各燃燈一盞達旦賊知有備不敢犯自正月戒嚴至五月而解嚴城中人恃以安堵無恐也故記此為後之守土者取法焉

張太宜人節孝事實記

古之人讀書稽古必左啚而右史盖史以傳其事而啚則繪其儀容凡嘉言懿行觀者一披圖而如見其人雖十世百世而後猶流連感慕焉而不能置是故孝子慈孫之心不忍死其親者尤必於此兢兢致意焉上海王君伯仲文源文瑞少孤依其母張太宜人恩勤鞠育以至於成立宜人既没乃輯其行事募善繪事者畫成圖象十二幅壽諸樂石而索予為之記予惟婦人之義無成有終當其伉儷相莊齊眉偕老此固

人事之常亦人倫之樂設不幸而遭其變一旦失其所天則煢煢孤立形單影隻悲王樹之長埋眠傷瓠瓜之無匹生人惸獨難堪之境無有過於此者此柏舟之詩所以見錄於宣尼也然如席豐履厚之家仰事俯育綽然有餘尚可謂存順而沒寧若夫食貧居賤家無儋石之儲上有衰親下有黃口之兒以婦職而兼子職以慈母而兼嚴父則尤難之難矣故　國家功令於苦節尤加獎焉今宜人當先大夫棄世之時春秋纔二十有七室如懸罄藉十指紡績以自存而能撫其二子以養以教以至於成人飲冰茹蘗垂六十年之久卒致家室素封光大先人之業孫曾滿前壽臻耆耋高朗令終非積善餘慶安能如是耶惟宜人有是德故有是福也禮經之言孝子也曰思貽父母令名必果王君伯仲之為斯圖也將使母氏劬勞之德訓行奕世而垂令名於無窮也豈止尋常風木之感而已哉是為記